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九

時政類

申飭朝勤事宜疏　林潤
推廣仁恩以光初政疏　尹校　隆慶年湖廣道
乞及時修舉以裨治安疏　陳希美　萬曆年貴州道
摘陳時務疏　王藩臣　萬曆年江西道
黃册屆期乞及時明作疏　易以巽　萬曆年浙江道
申明考察事宜疏　蔣科　萬曆年廣東道
酌陳考察事宜疏　陳功　萬曆年江西道

陳末議以廣德意疏　聶應科　萬曆年　河南道
陳川湖事宜疏　劉寅　萬曆年　山東道
敬陳考察事宜疏　楊鳴鳳　萬曆年　河南道
觸事陳言以裨治安疏　陳所問　萬曆年　廣東道
地方火災疏　孫居相　萬曆年　福建道
差滿條陳利弊疏　蕭如松　萬曆年　河南道
乞聖明采擇亟賜議覆疏　譚希思　萬曆年　福建道

國家激勵之大權也近年以來定以三年之內必有
保舉三次者方准給與是亦慎重盛典之意但各省
地有遠近而撫按之交代時有遲速如南直隸則交
代而近故一有賢聲即交章薦舉其在各省動至二
年或代於任淺之時或滿於未代之先如是而槩舉
以三次不可得矣遂使旌異之典不章人心亦何所
勸哉乞　勅該部通行議擬賜宴賜賚盛典間一
舉行其三年考滿者令其明開任内曾經幾次撫按
有保薦又查歷年考語果有政績異等與該部所訪

相同及一二次保舉者仍照舊例准與應得
誥勑封贈等因伏乞　聖裁　一禁誣毀以佑善良
照得每次朝　覲之時多有一等聽選辦事人役先
在原籍得罪有司希圖報復即將各官微細詿誤張
皇裝飾萋菲貝錦洗索瘢污喧傳騰播惶惑人聽甚
至寫作揭帖投遞衙門粘貼地方壞人名檢以快己
私者夫當考覈之時人多樂聞人過一入在腹遂以
為真使當事諸臣疑信相半緣此竟致擯斥及後雖
知未當而事已不可復者再照　祖宗舊制拾遺只

及方面而不及縣令非獨詳於方面而略於縣令也
蓋以方面官崇而履歷深任久而任論定或有漏網
公議不容縣令新進之士耳其職卑其任淺間有罪
跡顯著者不告訐於百姓則訪察於上司撫按論列
部院考覈臣等以爲網法之密與方面不同卽存留
復任者雖未盡賢亦不過氣質之稍偏識見之未至
可與之改過以遷善也去之則阻其自新之路矣仰
惟我　皇上之心四海之內雖昆虫草木皆欲使
之得所而新進之士或去以非罪使之沒齒懷恨於

草莽之中亦豈太平之美事哉乞　勑部院議擬
嚴行禁革誣毀如有此等聽厰衛巡城御史拿究仍
照舊制拾遺只及方面而不及縣令庶中人有自新
之地而豪強無報復之門矣伏乞　聖裁　一懲貪
墨以肅官箴伏惟我　太祖定國之初痛懲貪吏
故置為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為官吏受
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事官吏畏
法而犯之者亦鮮近歲貪官不過止於罷職為民夫
貪官之所愛者財巧需苛征陰增酷箠鞭撻所至一

孔不遺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又不失其富亦何所憚而不為哉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聚斂之臣昔人已切齒之然昔之聚斂以歸於國今之聚斂以歸於家昔之聚斂與盜臣以為二今之聚斂與盜臣而為一是安可姑息而不加重治哉乞 勅部院於罷斥之外擇其一二尤甚究治如律籍沒其財仍先行曉諭以照法紀等因伏乞 聖裁

推廣仁恩以光初政疏　尹　校　隆慶元年

臣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一草一木未植其生則天地非全功人君以好生爲德而一民一物未被其澤則聖人非全恩此博施濟衆堯舜猶歉於未盡而一夫不獲伊尹必以爲己辜也　臣伏覩　皇上登極明詔有曰期衍舊恩適弘新化又曰凡爾有位尚體朕心各攄匡贊之誠共保熙昌之祚欽此中外大小臣工恭承　明命效忠宣力罔敢暇逸　臣待罪南臺愧無報稱謹以下情之不能自達者條爲四事上塵

睿覽伏乞　聖明采擇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

一體均封典切惟凡厥有位莫非吾君之臣凡為人臣孰無榮親之念我　皇上嗣登大寶在京文武群臣恩賚有差而南京諸臣未蒙暨及焉夫不泄邇不忘遠聖人公溥之心舉斯心加諸彼王者推恩之序均為人臣均際維新之會而不蒙一命之榮寧能恝然乎篤近舉遠一視同仁惟　皇上加之意焉耳如蒙　俯念臣子至情比照北京事例凡誥勅進階實授移封等項恩典亦一體准給則浩蕩之

恩不間於遠邇而　祖宗根本之地百辟增光矣

二曰恤倉攢天下雜職之官倉攢其一也祿薄官卑而有錢糧之責稱艱苦焉南京外設三十六倉內設四門倉又艱苦之特甚者也蓋各倉既有厫房以爲儲積之所又有氣樓鋪墊以防浥爛之虞收多放速加耗八升故鮮虧折四門倉原無厫座米皆貯於廊房上無氣樓下少鋪墊易爲浥爛且收少放遲耗米又止五升往年倉攢傳憲等累害身死羅寵等乞丐還鄉近日如陳楠周倫等數十人盤驗虧折每至百

石之多本部委官查勘雖無侵欺情弊而正米法當
賠償未經豁免茲遇　皇上明詔渙頒仁恩覃布
雜職無員給絹二疋倉攢如陳楠等既不得蒙賞賚
之恩又不得蒙赦宥之典貧窘莫措控訴無由如蒙
皇上俯念寒微行令查勘果無侵欺情弊豁免追補
其四門倉糧米仍令從長計處收儲停當不致損爛
數多苦累官攢則日月之明徧照於覆盆之下而雨
露之恩霑濡於向隅之地矣
三日恤吏典天下吏員始叅為一考轉叅為兩考給

由赴部有辦事之例北部十八個月南部止六個月三考後滿有官辦之例北部六個月南部亦六個月夫奔走服役固胥徒職分之常然南北事有繁簡人有多寡餼廩有等差而官辦之期亦當酌量久近以示優恤於其間也伏覩　皇上登極詔書勿拘三途但有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欽此又覩　皇上勅諭覃恩之典各衙門辦事官免辦一個月承差并辦事吏二個月欽此兩京吏員事同一體寧無一分之賜以及之乎如蒙　皇上憫念

異途行令查勘南京辦事官人數果少事體果簡俯從末議各免官辦三個月就將各吏應得俸糧扣除三月添補類派官吏俸糧以抵減免官辦之數永爲定規則非但吏胥知感而財用亦可少節矣

四曰恤軍士我　祖宗得國之初設錦衣留守等五十餘衛所軍皆註籍迄今軍伍之數不及北都之半而差使之繁難則過之如衛宮禁衛京城衛孝陵兩京體統相同至於兩關按部係江防之重寄而解運糧運輸運之苦又南京衛兵奔走捍禦而勤勞當邮

者也　皇上會念及之乎如蒙　俯察軍情無分南北比照在京軍士事例一體議賞則卒伍懷出格之衛而留都之藩屏可固矣再照欲議行賞先議錢糧南京戶兵二部鹽引馬價等項南京都察院製鹽後湖黃冊各紙贖等項銀兩或貯本部或貯應天府上江二縣中間皆有可以支用者如蒙准行令各該衙門公同計議各照分數多少動支給賞事完之日造冊奏繳庶幾財用有資而事克濟乎

乞及時脩舉以裨治安疏

陳希美 萬曆六年十二月內上

臣聞人君際雍熙之運不可無勵精之圖人臣遭明盛之朝不可乏危言之策臣一介草莽幸遇 明時伏覩 皇上以英睿天挺之資御重熙累洽之運即位以來 敬天勤民 講學聽政翼翼焉稱一代中興之令主矣故大禨之間吏稱民安黔首授首薄海內外靡不嚮化論治者皆曰天下可計日而平也臣不敢以為未也然第計見効猶未有以大快

聖心者如淮揚之水患頻仍四方之彀盜蜂起北出繒以和強胡南發兵以勦勁寇頑者　星象示異占應掃除中外皇皇恒恐有虞是豈足為盛治之累歟葢太平之世以事為諱則日流于因循苟且而不覺惟夫當　國家多事之時正　天與　陛下經營之日　陛下試益勵精焉于多事而綏之以無事于太平而防之以不測則有備無患　國家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端在于此此　臣所謂太平萬世之業也臣知識愚昧不敢漫陳謹按　祖宗之典參之

時務之略疏爲五事以備採擇惟 聖明矜察焉

一日聽納之貴廣也臣聞自古帝王一日二日萬幾朝而聽政晝而訪事夕而修令何亹亹也然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自公卿大夫以至芻蕘工瞽靡不獲盡治効乃可覩矣今 陛下聰明天縱虛心任賢毎出一政行一令在 廷之臣皆舉首吐舌以爲明見萬里猗歟盛矣臣愚亡知猶過以虞廷吁咈之治望之臣往覩 陛下臨朝之頃所振肅者不過百官之風采而已傳曰臣下勸然後知君之動節不

可謂非治世之徵也然　陛下曾未降一　清問
發一　睿斷以釐天下之政而四方之臣以事至
闕庭者亦未有以軍民利病之狀聞之　陛下如
古君臣相與圖議政事之實則何望于治理之登耶
臣不敢遠引竊考　祖宗時　宣廟以前頻于
便殿召見大臣成　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初年逮
藐為患而大臣始不得延召學士講讀之臣始不得
關輪對矣今　祖宗之令典固在也幸
陛下時于　平臺召見元輔中外懽呼以為一代曠

興誠 宗社之福生靈之慶也臣 願 陛下自今以往孜孜焉弘風俗而躋太平 常朝之外 時御便殿如吏部有大遷除戶部有大錢糧禮部有四方災異兵部有緊急邊報之類即 召館閣公輔及各部大臣 面加咨詢曲折詳盡然後付之中書政本總揆而行則不惟世事日熟于 宸衷百官莫逃于洞洞燭而 陛下勤勞萬幾之慮周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其於養心致理之助當不為少也昔人有言曰自古惟大有為之君始能與學士大夫討論

先王之政以措之天下耳臣覩　陛下則眞大有
爲之君也二日財用之當節也今天下吏治民風關
國家之理者亦多矣臣獨區區以財用爲言者何也
財者民之心也我　祖宗之深仁厚澤維繫至今
惟其不忍失民之心耳　陛下統一寰宇從未輕
有征調以傷百姓且寛卹之詔每從中出邇者俯憐
蘇杭民力困詘特罷織造以紓窮閻雖康誥之如保
赤子文王之視民如傷不是過也臣聞之京師之一
金田野之百金也自古帝王與其設法以足民不若

躬行節儉使天下陰受其賜之爲益也往竊見光祿
寺錢糧　陛下一朝而取十萬焉科臣言之不能
止此必　陛下有萬不得已之需然以爲供
上用而　上用服御自有常額以爲賞賚戚里而
戚畹貴幸之家但願存心忠孝自然享有富貴固不
在于爭此尺寸之賞以開　國家之漏巵也是利孔
將安出歟業已往矣臣何敢言臣聞往者來之鑒也
令天下劻勷恭遇　陛下嘉禮舉行之際萬一費
出不經錫予無節臣恐　內府禁錢不給其勢必取

外府以佐之外府司農錢盡一旦有警其勢不得不括之民間矣　陛下此時然後下　詔求便利百姓之道則晩矣伏望　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　憫天下民物凋弊之餘痛加簡約以防不然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史臣稱漢家四百餘年命脉皆文帝所留　臣願　陛下爲億萬年留之也三曰　宗藩之當卹也夫聖王御寓浸淫衍溢六合之内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耻之矧　天潢之派乃太祖　成祖一氣所分　陛下豈忍使之失所

哉然今陵夷以至于可憂者則法制積紛之漸也臣
聞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　親藩祿制有差
固欲世世共享太平也迨今二百餘年　宗支日繁
祿糧不給事勢漸不能支矣臣伏讀　大明會典
内一欵凡　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
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是我
太祖皇帝未嘗不許　宗藩出仕也宣德初年屬漢
庶人之變當時大臣倡爲疎忌　宗室之説遂廢出
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

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也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此祿糧所由不給也臣聞諸道路陝西平涼等處 郡王以上猶多受享將軍中尉而下有腹饑而不得以糠粃自飽體寒而不得以敗絮自擁者矣流離失所殆不忍言夫舉一關陝而天下可知也昔人云草澤之中禍深難測言危民之易與為非也而況 藩封之閒哉今 國家昌盛 諸藩樂善萬無此理脫有饑寒迫體詐為使者以洩無聊即不勤 國家一矢一鏃之費而 朝廷下咫尺之書以責問

之其于親親之仁所傷亦多矣是可不爲之寒心也哉臣願陛下與館閣大臣熟議而行或通融出仕之路或弁講求五世之義務使歷不至大而枝不甚弱是乃篤厚本支思患預防之道也宋臣歐陽修有言天下事言之于無事之時常患于不見信及其既事而後言之則又無及矣此進言之所以難也臣以爲惟明君能蚤見而預待之也四曰勲臣之當議也臣觀今公侯伯之家皆與我太祖成祖躬冐矢石定天下故剖符丹書之盟

君將日世世與國咸休翼衛　王室無敢斁也今堂
堂萬乘乃天生　聖人以統羣生尚以　宗廟社
稷之重惟日兢兢旰旲不暇乃彼功臣子弟目不識
旌旗耳不聞金鼓即已侈然膺爵祿之重矣　君勞
臣逸恬不爲異此　臣之所未喻也跡今之天下　臣亡
論其他以邊境一事言之數年間賴　廟謨弘遠力
主和戎之議邊將大吏又未至失筭以生戎心故疆
圉得請旦夕之命耳然套虜則戀牧矣東胡則糾聚
矣須者虜王西行卄肅延固一帶警戒非常郊又匈

何翀請矣萬一虜會寒盟飲馬長城則
陛下今日所稱折衝之將自戚繼光李成梁等一二人之外孰可以使之歟而彼功臣世胄之家有能帶甲控弦爲　國家發一矢以禦之歟臣不敢知也臣伏覩　祖宗時勳閥舊臣嘗遣之守邊蓋其身爲夷狄所知素所敬憚故足以鎮壓而成功今不責成于功臣世胄之家而惟取辦于良家村力之士則何緩急之足恃也臣願自今公侯伯除五府掌印僉書不遺外其餘請如先臣吳寬之議年二十以上五十

以下者間歲分番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戍隸大將麾下習險夷諳虜情練軍士待其邊事既熟人望既歸一旦有警擇而使之則不惟諸臣之以勞而食於國　朝廷以國之重臣而將兵其與用新進喜功之士功當自倍矣昔漢宣帝與趙充國謀伐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謂其富貴已極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則過於充國遠甚此魏相之所以非也臣　愚以為　國家有急

有重臣以提其樞有勇敢材力之士以濟其變則彼
此交厲是乃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惟
陛下圖之也五曰士氣之當振也今天下大小臣工
曳裾束帶俯仰周旋庶幾烝烝淬礪以效　明時矣
臣猶以爲士氣之當振者何也則習俗之久靡而亟
反之難也臣嘗閱　孝宗皇帝時部臣李夢陽疏
曰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
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
處臣每誦此未嘗不扼腕而嘆也竊以爲今之士氣

實似之夫所謂老成者沉涵不耀力足以任事耳非是之謂也今人既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問有抵掌而譚當世恢廓而任國事者則必反脣而稽矣彼之所謂老成所謂委曲者則皆巧宦深藏袖手旁觀其視國事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縱有施設但取其不切于政體不涉于利害者稍稍辨之以見才諝日是吾職辨焉耳矣遇有利害即卷縮觀望莫肯自任優游待遷去矣嗟乎　國家之張官置吏豈謂是哉是萬乘日焦勞于上百官日規避于下奈之何政事之

得理也此最今日吏治之大患也臣竊憫之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蠹人夫豪傑之士不隨風而靡世固有之大都中人之性多耳今夫中人少有抱畜其始涉世孰不思效于一旦或不幸而遭任事之蹶則精銳銷沮終身弗振視彼巧宦之徒身名兩全略無破綻方揚揚自以爲得志也則人之情孰不欲富貴哉于是相率而爲婀娿怯愞之風以成就其全軀保妻子之念而莫肯爲 國家效一言任一事者皆此巧宦之習壞之也臣故曰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

蠹今最當今之大患也幸　陛下明見萬里精覈
吏治于百官之貪者酷者闒茸無為者具以法繩之
矣中有推姦避事　明旨切責罔不懔懔逃誅然貪
酷之弊有跡而可據也猶可繩也巧宦之蠹懷奸挾
詐不可詰也臣竊以為　盛明之世此等吏弊不
痛釐之不可也臣願　陛下大奮乾剛在內責之
各衙門堂上官在外責之撫按督察羣寮除大計復
命外每歲不時揭報如果有精明練達實心任事者
紀錄久任待以超遷其有巧宦推姦惟便身圖者訣

部廉有實跡亟行黜譴不得幸免則人皆喁喁爭自
祓濯務一心營職以求表見而莫敢有趨避自愛之
私此實鼓舞人才礪世磨鈍之一端也臣聞士風所
繇係天下安危　陛下不可不加意振厲之也是
臣之疏爲五事者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語又曰
聖王在上號令未出而天下延頸舉踵矣則端本之
謂也今域中之治惟　陛下所執　陛下誠能
淸心寡欲以端其原　召見公孫大臣以縫其闕日
乾夕惕以殫其勞則天下之事萬世之業可指顧而

定矣　陛下如日之升繇之而邁古帝王何難也
是臣所望於　陛下之加意勵精者如此臣識淺
才踈不諳當世極知言之不切于理伏念一介孤寒
誤蒙　聖恩拔寘言路今既數月迄無一言以報
陛下恥立于　聖明之朝而爲卷舌之士也且遭
荷　明良千載一時竊見　陛下求治甚切而
微臣復懷祿無狀有悖古人忘身憂國之義是以披
瀝勉竭涓埃倘蒙　採擇賜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
幸甚臣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摘陳時務疏　　王藩臣　萬曆廿六年十二月上

奏惟皇上軫念四方水旱頻仍扎扎焉慎擇守令惠安元元是急時則合天下群吏而大計之正人心淬勵之始治道維新之會也然而監司爲守令之綱考課爲守令之務廉靜爲守令之寶於此不加之意其何以宜上德而達下情乎臣敢以得於聞見之真者條爲四事爲我皇上陳之一監司遷轉當就近盐　朝廷之紀綱寄於撫按之措注監司者所以承撫按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也故分轄有方佳

扎有地其爲責甚專其關係甚要矣況年來爲地方
荒計議欲分道出巡歷誠恐其坐照不周者是可
缺然久虛其位哉廼令有二三年間不至任者或因
事故更易或以窵遠稽延帶管雖不乏人而不親臨
不專理其於民情亦付懸斷遥度焉耳蓋十聞不如
一見勢固然也彼當遷轉之時一省之中豈無資俸
相應者就中擇而補之萬一本省無缺推之鄰近者
庶地既不遠時亦不廢其間人情土俗知之既真處
之必當不惟供應夫力之節省而裨益於地方非淺

鮮矣故不若就近遷轉之為便也一遠方考察當加
密蓋天下猶一身也腹裏以內精神之所常注而肢
節以外尤意念之所當周臣嘗承乏江防巡察安寧
池太等府其按視之精覈不待言矣至於府領縣佐
而下有一事而開戒數次者有一官而罷不及期者
緣各差耳目既庶推求殆盡卽一言一動無所容其
掩護也若彼遠方者不然蓋一按臣坐鎮一省既難
遍週撫臣時巡二年始得報命此其法網之疏密人
情之敬肆較之直隸地方相什伯也茲當大計之年

宜畫均齊之法酌量地方以爲旌別詳者加寬畧者
加嚴無內肅而外弛無近嚴而遠遺則斥罰之中寓
愛惜之意而人心亦有所奮激矣臣固謂遠方考察
當容也一考成事件當實覈蓋 國家大事關切民生
者奉 旨允議定爲勘合章程限以年月奏繳部
院行之撫按撫按行之各府州縣科臣考成叅治其
法非不嚴矣然責成雖切終屬紙上空言類繳雖多
竟是移文故事求其實心行實事俾小民得沾實惠
者能幾何哉臣未敢槩言天下事即如丈田一件方

行自萬曆九年始至今七八年於茲　皇上勤恤
民隱摘查改正之旨惓惓不啻三令五申而遠省遐
方尚有文書報結覆丈未完者有覆丈雖完而糧未
定者抽丈之時去年委一官今年委一官矣征糧之
際去年派一則今年派一則矣長吏不身親其事而
遍委之驛丞巡檢彼聽選省祭之流以小民生活之
產爲委官魚肉之資以　國家版圖之籍爲吏胥鬻
販之計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實徵册漫無畫一竟使
猾書得上下其手而奸民得夤緣其弊兒戲苟且莫

此爲甚天高日遠小民亦何所控訴也閭閻之隱情如此而文冊之結報如彼考成之謂何哉誠因此類推其餘法必求其行事必求其當毋徇虛文毋泥故套如臣前所言者摘查一二示懲則矯飾無所遁而膏澤下於民矣臣固以考成責實之爲要也

一廉靖之吏當風勵方今天下嚴禁餽遺重懲貪墨言官申飭矣不踰旬而如故詔旨詰責矣不踰期而如故豈誠人心之不古法令之不行哉特未有以風之耳蓋買馬收骨千里馬之所以常有也茲當入覲

之期宇內諸司會同濟濟其間豈無淸風兩袖不受一錢者乎卽有之而衆皆嗤之不以迂腐目之則以矯激病之矣臣愚以爲人無全才有所長必有所短皇上欲以廉風天下不必爲卓異之名以起徼待之望以德勝不以才勝惟其實不惟其名特查廉靖寡欲悃愊無華者果卽一省得數人焉不爲過果合數省得一人焉不爲踈果郡邑優於方面但及郡邑果尉倅優於正官卽及尉倅不爲躐等但得數人至期疏名上聞以請特加褒寵俾天下曉然知上之崇廉

也如此吾人之以廉見拔也如此而天下不翕然趨於廉者臣未之信也蓋方今南北水旱災傷生齒殆盡與其粉飾逢迎以竭小民之脂膏曷若休養生息以培 國家之元氣一激勸之下而人心之轉移世道之維繫胥有賴矣臣 固以風勵廉吏之當急也此四事皆於吏治民生最切伏乞 皇上留神采擇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天下生靈幸甚

黃冊屆期乞及時明作疏　易以巽　萬曆九年

臣　近接邸報見我　皇上允戶部之請委潛司諸

臣督造各省黃冊　臣　伏念此事關係至重內有應行

事宜可備採摘者　臣　備員耳目不容無言　臣　切惟

國家所重莫先財賦版籍者財賦之所出也當今廟

堂之上大小臣工淬磨洗濯其于財賦區畫詳盡亦

可謂明作之日矣顧于版籍一事猶或畧焉　臣　恐今

日財賦徒理於下知澄其流而不清其源甚非所以

飭吏治而安民生也　臣　請備言六事皆下而民瘼所

係上而國計攸關乞　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
議覆上　請施行或載入考成冊內不惟大慰今
日海內仰德之心而吏治益修民生獲福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嚴考成之令我　國家定制天下省直州縣軍
民黄冊十年一造令甲照然冊籍一成永垂遵守相
絪官吏莫敢變易其當時責成之嚴切可知也往遇
大造之年各州縣正官或因明斷不足致延閣於里
書或見事體重難多推避於更代未見本年之內有

能即完實徵者實徵者不完故射利書算始得夤緣爲奸大州縣虛丁粮常至千小州縣虛丁粮不下百原額不滿追徵何從其勢不得不儘見虛丁粮盡責見年粮里賠納奸黠者得計詭免善良者破産完官閭巷愁嘆莫大於此實徵無就之期本官有遷之望遞相沿承其來已久不知於設官爲民之意謂何也况明歲爲科舉朝　覲之期再明歲應行取陞遷之候科甲正官不無有所規避踵循故習乞於先期勑令天下省直州縣但遇行取陞遷要查實徵完成

起解明白該道府取下手官吏并境內里老各結狀申詳布政司撫按衙門重復行勘明白方准起送如有將舊底冊虛應故事者覺發之日定行㕘究重治庶官無玩息事可考成而各該布政司與南京後湖之冊不爲虛文一洗相沿之積弊伏乞

聖裁

二曰定原總之數凡各省直州縣各有丁粮總數載在版籍藏諸天府而粮之納有常賦丁之差有定額不因十年之內偶有增損之也除水患旱傷去處有田地荒蕪人民流移者責令該司開墾招撫要足原

總外其腹裡地方有司不無生好大喜功之心延開墾招撫之舉不知其實利裨於國家能幾何也今生齒日繁即多報戶口亦不爲僞增但原額之產既清雖多亦奚以爲合無申明此意行令省直州縣所報丁粮俱以原額爲據不得增新出奇以開有司僥倖之門至如丈田一節亦要足各處原額總數裒多益寡務得其平不得短弓行丈積步生盈丈多爲能以釣一時之譽其已丈者尅限催完即爲大造則實徵黃册爲有據而可守矣其未丈州縣行令照依原

總速為清理以成厚下安民實政不得藉口羈延以
悮大造伏乞　聖裁
三曰均丁粮之差有田則有粮有身則有丁丁與粮
皆差皆出百姓之財力其來舊矣漏報戶口與欺隱
田粮均之犯禁然田無隱而丁有漏者勢使然也假
如民生稠密之處奚啻以數十萬計而官丁所報亦
不過以萬計而已何也各州縣之差有原定之額期
於足差而止耳固不必一一而籍之也其最不均者
如大戶之丁多者常以百丁為一二官丁而小戶

之丁少者常以一丁爲一官丁大戸之力下足以除
壓里書上足以蒙蔽州縣故小戸之苦不得上聞罄
終歲之勤足以供一丁之費非賢明有司孰能立此
畫之命哉合無行令各州縣先期通融總審大小戸
約筭境内若干丁口然後查照原報官丁若干或以
三五丁爲一官丁或以十餘丁爲一官丁隨其多寡
之期足原額而止仍令先照此欵出示曉諭使知必
行則丁差與粮差各得其均小戸與大戸各得其平
有不舉行通融之法許地方軍民告發該州縣委官

以不職論庶幾可以奉行不至姑息實督造之至要也伏乞　聖裁

四曰一追徵之則昔有夏三則成賦周禮九賦斂民蓋著之爲一定之法不特十年百年之間而已我國家賦民之意何嘗不與禹周同至近年又行一條鞭之法亦易遵信矣然戶部歲歲頒行稅粮條則於各該布政司及轉行各州縣雖增減不多而則派不等不特閭巷小民駭觀聽即昏庸有司已先受書筭之惑矣纔毫絲忽之間過徵有不及省又其奉到常

遲而期限又早州縣且照往年派徵中間或遇有寬恤之典小民已不得霑其實惠矣合無自本年起勑下戶部行各省布政司轉行各州縣於原額所定稅粮每十年之內通爲一則其有奉行停徵及新例起派者先期另行曉諭查照增減不在十年一則之内他如徵差亦照此例庶幾法令畫一官民曉然民間願望莫切於此伏乞 聖裁

五曰存留審編之規切惟 祖宗之法斟酌美善使由之者不易知知之者不易言言不易況輒易之

耶隆慶年間兩浙始有條編遂易我　祖宗二百年來輪差之法不數年盛行於江南既而浸淫於江北轉相倣傚以爲捄時之良方矣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若較利害之多寡則耗　國家之元氣者此條鞭也使人貪其利之近而不知害之無窮者此條鞭也臣請先言利害而後及　國家元氣之說可乎條鞭之法總筭人戶丁粮一例徵銀在官然粮差常易而丁常難故大戶常饒而小戶獨苦若能行　臣前所言均丁粮之差之說則此若或去其半矣而猶終不能

免者村落細民吏卒困繫之日多而休養生息之日少也然終言其利而莫言其害者大戶喜其免目前身家之大費而細戶感於朝三暮四之術雖若粮貴物賤弗計也若較之往者輪差之日十年暇豫一歲供輸其氣象遠矣雖然此猶以民間利害言之也古者耕夫有受田之制而近代亦有限田之說蓋恐民間貧富不均則變所自起識治體者必先焉今皆不可行矣而損富益貧之意獨不默寓于其間乎蓋昔者輪差之行也間遇殘虐有司每一歲常破一二家之

產不知此一二者富民也其受憐憫者不知幾千萬家矣今者條鞭之行戶戶聽比于公庭朝朝稱貸于隣里此在通邑細民盡然而田連阡陌之家益呑窮民之所有矣據一二家之所見以罷輪差是見刖而欲廢屨也惜一二之富民而不惜千萬戶之細民王道公平之體果若是乎大戶既破產猶可及中人細民力竭則溝壑流移而已矣　朝廷發政施行孰當先而孰後耶況臣所論猶舉其偏重者言之也即條編而有司果皆奉行者乎即輪差而有司果皆殘虐

者乎反是而論其利害又不知幾千百也此其所關

在　國家元氣臣是以不惜細論之也顧今行之既

久者其勢已成爲有司者必不敢倡爲變之說其有

未行或行而未便之州縣乞　令戶部通行照舊審

編稍存　祖宗美意以惠此黎元實臣之所大願

伏乞　聖裁

六曰廣中外之示夫丈量清矣實徵就矣規則一矣

可據而可守矣不廣示於中外則冊籍雖有猶束高

閣遠方愚民何處憑稽是盈縮之權猶操於里書胥即

才敏之有司亦難使之家喩而戶曉也必須動支官
錢刊刻成書其書首開大造追徵之則次開該州縣
田地山塘總數次稅粮丁口總數又次都總圖總甲
總百里州縣不過百張千里不過千張其價甚微每
里各給一本餘聽民自行收買執照如是則在官書
筭既不得憑以愚詐細民卽有豪民亦不摇惑有司
將此書鈐印一解該府一解該道一解布政司一解
南京後湖永爲十年遵守訟簡刑清莫此爲要伏乞
聖裁

申明考察事宜疏　　蔣　科　萬曆二年

臣等竊惟旌別淑慝者固進退之大典所涉幽明者乃激勵之微權自古帝王未有不致慎於此者我
朝稽古立法在京官員例以六年一行考察著為令甲法至善也萬曆二年例該京官考察之期仰惟我
皇上獨秉貞明幽隱畢照當事臣工罔敢不竭忠慎慮惟公惟慈以期無負於　明時之重典矣臣等又復何言但事干大察法不厭於精詳人惟難知事尤貴於慎重臣等爰循舊例用綴前聞條為五事上塵

睿覽伏乞

勑下該部議擬施行

一曰論大體

臣等切謂人臣立身志節爲上　國家論人大體爲先况志廿守正者不能俛仰以徇時而智足飾奸者或能彌縫以獵譽此樸茂之士恒多負俗之愆而耿介之操動遭遺世之累若不辨其大體而槩指其苛細之事則守正不阿者或以一眚見訾而任智多能者反以文飾獲免矣是故桐梓不以尺朽遺夜光照乘不以絲瑕棄何者以其可取者大也故今考察之

舉莫先於辨大體使其志節果賢也則雖才智可觀不得以此而倖免如其志節足取也則雖氣禀少偏不當以此而過求庶辨明精而善類不遺進退審而公道益著矣

一曰覈名實

臣等切惟考察名目大約有五年老有疾與夫不謹者例應罷斥矣才力不及與夫浮躁者例應降用矣年老有疾者旣易見也不謹者不足惜也但不及浮躁二項欲以二字之微而槩人平生之實切恐老成

持重者似涉於遲鈍厚重少文者或歉於振惕慷慨任事者不足於深沉直諒自持者有歉於渾厚此皆以正直之儔而涉於疑似之迹萬一不察將不免有誤退之虞而此臣者一經指摘志意銷阻雖有抱負奚克自振矣故今考察之舉莫要於覈名實所謂不及者必智力困詘者當留之而老成厚重者不可以不察也所謂浮躁者必輕佻不檢者當留之而慷慨直諒者不可以不辨也庶旌別當而是非不淆權衡審而邪正不紊矣

一曰專考劾

臣等切惟京官考察府部院寺各有僚屬六年之內員數頗多當事臣工欲稽之素履則陞遷離任者或阻於聞見之未真欲參之輿論則徇私怨恨者未必議擬之皆當惟各衙門堂上官日率其僚屬朝夕共事考驗之真縱或先後異時其事蹟具在稽查亦易但心存長厚者憚於指摘欲避嫌怨者易涉含糊夫考察之舉斥陟所關事體至重不容不慎伏望敕下該部轉行兩京各衙門通將六年之內各該僚

屬逐一虛心細加評品據事直書如某應罷斥則以某事考之某應降用則以某事知之疏其名務類證以事列其欵務允服其心不得復爲含糊兩可之說俱類造一冊先期咨送部院以憑覆覈庶責成專而人無推諉叅酌審而事有指據矣

一曰慎咨訪

臣等切惟知人則哲自古爲難考察之舉當事者每以見聞難周其勢不得不資於廉訪但公是公非固多其人而私怨私憎者未必無也圖報復之私者多

肆爲媒蘖之言懷中傷之計者或摭以曖昧之事一或不察不惟直枉爲其所淆而善類之受害者亦多矣伏望　勑下該部申飭當事諸臣必也本之考驗以稽其素叅之考語以核其實又兼之輿論以驗其同一切媒蘖之言摭拾之語務加詳察以辨是非庶青蠅無以惑聽而市虎無以騰訛所以昭　國家蕩平之治者在是矣

一曰惜人材

臣等切惟人材之生培植之也甚難摧折之也甚易

我　朝京官考察例以六年較之外官爲少疎者豈故詳於外而畧於内哉蓋官聯密邇法紀森嚴況耳目易逮可無過於操切也伏覩自隆慶三年考察以來隆慶四年特行考察科道矣　皇上御極通行考察京官矣六年之間蓋凡三舉歎揚淘汰似亦無遺況　聖明在上咸思砥礪以承　休德臣等切恐循習故事或分限以衙門或取盈於定數將不免吹毛以求疪洗垢而索瘢矣伏望　勑下當事之臣今茲考察毋泥成規務拘定數果一署者不肖雖多去

數人不以爲刻果一署盡賢雖不去一人不以爲徇毋以衙門而限員毋以舊額而取足庶評隲不傷於苛責而擯斥不至於泛加所以培　國家渾厚之體者在是矣均乞　聖裁

酌陳考察事宜以飭吏治疏

陳功 萬曆十年任

照得萬曆十一年又當天下庶官入　覲之期一應考察事宜節經言官建白部院議覆業已詳且備矣但先後時勢不同而議法不無少異有往年議行而輿論不便所當報罷者有裁省太過致生弊端酌議當補者有往時雖行而時移事久人心玩愒所當申飭者謹採群議參以見聞分為條款為　皇上陳之

一曰權大較以服人心夫考察之典原為懲不肖但

全才難得有所長必有所短或賦性稍偏而舉動不免忤物或謀慮未悉而措注少乖與情揮霍裕於煩難而小德或有出入鴻碩利於盤錯而當事或有乖違是據其一節似於道有虧而揆之大較其所善者固多也若不論其衆善之長而惟指其一節之短則吞舟或至於漏網小疵乃過於銖求此去取容有欠當而人心之所以憤懣不服也故連抱寸朽良匠不棄而孔子亦曰赦小過合無今次考察行各該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辨其人品察其心術槩其涖

任以來行過事跡甚酌較量註爲考語考察之時該部院據其實跡參以聞見果大德不踰即小事少有出入亦在所收縱細行能矜而大德或至踰閑亦在所去如是則不肖者不以片長倖免賢者亦不致以

一告遞棄矣

二日補考語以妨奸蠹查得往年覲例各差送冊俱有五花不獨紛紛攢造有工食紙張之費而冊送部院亦苦於檢閱校讐之勞萬曆八年該言官條陳部院議罷止存簡明五花裁革盡所以去煩文省靡費

法至善也但查蔄明文冊姓名履歷之下止填貪酷年老不謹不及浮躁罷輭等字而絕無考語夫撫按原有五花蔄冊無考可矣各差惟有蔄明一冊而更不註考無論遺忘錯誤不便檢查而奸蠹生心舞文玩法以貪爲不及以酷爲年老諸如此類補綴洗改難保其必無各差據之以聞報部院據之以考察恐毫釐之差將千里之謬也夫考察之典正欲博採人言以資聞見何嶄一考而致有訛謬如此乎查得先次南京屯田等差雖不造五花而於蔄明冊內間亦

註考似爲長便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差御史除五花裁省不造外於齎明冊內仍註本差考語考註之下再分別貪酷年老等項明白填註不獨洗補不便絶無文飾之奸而叅互稽覈部院亦有所據以爲准而無訛謬矣

三曰絶顧避以公糾劾查得徃年朝　覲方面有司皆得撫按預先論劾以聽部院會同考察此舊例也但節查撫按糾合之章多苛於有司而疎於方面且多係去任夫方面之數原啚於有司本難一律然亦

豈處處皆然哉蓋緣方面之於撫按地位逼近相處親密易於彌縫且中間或同里閈或屬舊知或溺於氣味之投或阻於權要之囑又有巡撫見其可去而避於巡按之見殊巡按見其當黜而避於巡撫之申救恩怨交戰於中是非眩惑於外往往一切姑置而惟取一二去任者以圖塞責矣然今日之去任前日之見任焉有見任行事絕無物議而去任免事之後反有人言且其人已去對質無憑是非易淆賢否因之倒置者不終無也合無今次考察預行各省直撫

按衙門將所屬方面官員不拘見任去任虛心秉公
逐一細加體訪查照貪酷等例據實參劾不論同里
不念舊遊不溺己之私不徇人之情巡撫真見其可
去即拂巡按之意而不以爲嫌巡按真見其可處即
於撫按相左亦不嫌於異同不肖之人一二不嫌於
少果衆也雖數人不嫌於多惟求其當而已如是則
積久相沿之弊一旹可革而方面之不肖亦不得以
他故倖免矣
四曰慎糾拾以惜人才夫有司之職最號親民其人

果賢則地方受無疆之福若果不肖則地方受無窮之害此近例於大計群吏之後復許科道糾拾者蓋惟恐不肖漏網而重遺民之害法至善也但方面體勢稍尊而不親民事且其歷任也久更事也多槩其平生足可摘擿若夫有司職卑而親事職卑則難於執法親事則易於斂怨而糾拾不據撫按揭帖不由司道開報多主於　京師之傳聞夫以難於執法之官兼以易於斂怨之勢惟執傳聞之言以定去留之準恐推奸避事者多安享祿位而任勞任怨者又遭

顯斥矣且各該有司多係筮仕一經指摘終身受汙深爲可惜查得嘉靖十三年科道建言部院議覆止糾方面不糾有司無非愛惜人才至意合無以後拾遺亦止及於方面於事體反覺停妥庶任事之吏不致以官爲累而斥幽不濫於無辜矣

五曰預禁約以絕科索夫朝　覲之典三年一舉即別項科求等弊如輿馬之供應僕從之工食須知之盤纏行一番則有一番糜費民已不勝其擾矣矧不才有司假此媒利不攤派於里甲則勸借於富戸不

動支自理之紙贖則搜括大戸之羨餘甚有將庫貯
錢糧充爲京邸囊橐者以故身尚未同事先敗露往
往見之奏牘行之提問降調褫職比比而是此固積
弊相沿要亦禁之未預也臣愚以爲與其重懲於旣
往孰若嚴禁於將來與其事後而法在必行百姓已
被剝削孰若先事而預行申飭使斯民全無科索之
害之爲愈也合無今次考察行令各該撫按衙門將
所屬應 覲官員預行禁約人人曉然知科索之弊
明例森嚴諸犯剝取之條雜派之禁者法在不宥如

是不獨令預而知遵民免科派之擾法立而不犯官亦可無敗度之歎矣

六曰嚴賄揭以杜中傷夫考察群吏先憑撫按疏冊參以部院聞見賢者留不肖者去足爲指據又何流言之足畏顧奉公之吏每不便於行私而執法之臣多見忌於讐口或造爲飛語轉相傳播或揑寫事跡賄自投人其始尚知所從來其繼則不可究結夫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此理有固然勢有必至合無今次考察先行各撫按衙門將所屬應考官員

細加察訪可去可留一一崇的有指實不可輕信一二浮語致淆眞僞至於考察之際先張榜文嚴禁私揭仍行五城御史不時查訪若有此輩暗地傷人者委拏正法其在京要緊衙門亦不許聽信流言接受揭帖如是則賢者不致中傷而不肖者亦不致倖免矣以上六款皆稽之往牒酌以時宜故敢先事冒陳冀以少裨計典於萬一耳倘涯言可採伏乞

勑下部院擬議施行其於吏治未必無少補矣

陳末議以廣德意疏　聶應科

臣以一介草茅蒙　恩拔居言職近閱邸報見刑部等衙門傳奉　聖旨近來災異疊見雨澤愆期朕衷深用警惕恐刑獄冤濫上干　天和着三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咎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着虛心鞫審并枷號的都寫來看南京及各省一體遵行欽此臣捧誦再三皇上之遇災而思以格天者諄且切矣　皇上之遇災而思以脩弭者亦懇且至矣然格天以實不以文

而弭災則禳之道勝也臣敢以狂瞽之見為　皇上
陳之　皇上英資天授睿智性成孝養　兩宮恩覃
萬彙郊則躬承旱則步禱而尤加惠元元議蠲議賑
從納如流天下臣民咸欣欣然謂　明主方隆唐虞
之治海宇庶幾太平之象矣然而東南頻年水旱西
北異常風霾百姓展轉於溝壑虜酋跳梁于邊陲天
鼓鳴地脉震天星墜而有聲鎗刀光而起火　天心
示儆變匪一端　皇上得無以忘予之天不可為怒
予之天猶可為乎故切切然儆惕于東而猶重以刑

獄寃濫爲天下慮也 臣 切以爲變不虛生感召在人欲修省而挽回之其本在養 聖心以崇昭假之實次則以飭武備裕儲蓄爲修弭之具而刑獄之中最易寃濫者莫重于人命強盜兩端今日之所宜申飭於臣下者也所謂養 聖心崇昭假之實者何葢人君一心即天地之心其興居言動喜怒予奪皆關乎天地之動靜故惟勤學可以澄定此心 皇上經筵之御得無有昔勤而今怠者乎願自今以往時御經筵俾大臣侍從輪直進講凡正心修己敬天勤民之

訏謨虛衷討論則典謨訓誥皆　聖心之師資以勤
學而養矣惟勤政可以惕厲此心　皇上視朝之期
得無有昔勤而今倦者乎願自今以往昧爽臨朝退
御便殿　召見閣部大臣商確時事及章奏之可否
旋賜批行則正言讜論皆　聖心之藥石以勤政而
養矣而又毋以寒暑輟其功毋以幽獨墮其行　深
宮大內懼女謁盛而遊幸不節左右近侍防讒夫昌
而慎選其人一喜怒一予奪務與天心相脗合則心
正而　天心未有不應者此昭假之實　皇上宜加

意矣以脩弭之具言之　國家之武備凡以為不虞
之防今之邊陲防範亦既周矣但承平既久玩愒成
風操練皆屬虛應器械悉為朽鈍脫有卒然之變則
疲卒潰兵何以禦侮朽鈹鈍戈恐難決勝如兵討之
調何臣請　勑下該部轉行各邊督撫及將帥諸臣
修險隘謹斥堠嚴哨巡以捍其外練兵馬新器械撫
士卒以堅其內然大將擁重兵於巨鎮固為緩急所
恃亦恐驕盈易生令之掣肘不可寵之太過尤不可
則慎選於始而節制於后毋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

預飭者乎　國家之積儲凡以為軍國之需今內而太倉告匱外而各省告賑勢岌岌矣脫有意外之用既無以取于　國又莫能取于民上下俱困食計之謂何臣請　勅下該部先將調停隨事樽節凡開納之銀兩徵解之錢粮并工部營膳太僕馬價等銀一應存留以備邊用其餘不急之費悉從裁省至于沿邊屯田行各鎮督撫稽查侵占分屯給種使無徵則歸田而耕有儆則執戟以戰寓兵于農而餉賴以濟歟亦今日之所當注意而預備者乎以刑獄之最易

冤濫者言之人命之檢驗必憑于仵作使于告發之日近則一日遠則三日問官親行相檢則眞形尤在内外合一傷之有無自見仵作亦難弄弊于其間也邇來郡縣多至旬日不檢或又止于差官夫旬日之後形骸腐觧外傷已滅其迹内傷未免恍惚况所委之官又多下僚或狥情於請托或溺志於苞苴遷延日久奸弊愈滋皆由問官怠緩所至其上于 天和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屬自今人命務以三日之内初檢爲定其初無而後

有初有而後無者即屬弊端嚴加訊鞫不得委之下
僚以致踈虞違者從重叅罰如此則死不啣寃生不
枉罹而人命之刑獄無濫矣盜賊之訪緝必藉于捕
官使其所捕之盜果有原告所失之贓所扳之人亦
分有原告所失之物罪自不容逭矣顧近日郡縣捕
官一遇有盜椎求影响捕兵乘機挨捕需索良民少
不如意即私記其姓名得一真盜則以私記之人令
其當官口報大戶指曰窩主小民指曰同盜問官徃
徃聽其扳扯綑引蔓連動以拾數既苦桎梏縶囹圄

羅織鍜鍊致事末白而身殉犴獄者往往有之幸而得免亦體無完膚家無宿儲矣其上干天和誠有如

聖明所慮者伏乞申飭各省撫按嚴行所屬自今強盜除驗贓得實依律處治外其餘毋得聽信妄言指及讐扳窩主強盜誣陷良善違者從重条罰如此則猾捕不得以肆毒玉石不至于共焚而盜賊之刑罰無濫矣然此由京師以達之天下直一有司事耳至于 宮闈之內 臣 猶有過計者 皇上英斂特出左右近侍未必盡當 聖心少不如意刑之或過於此

輩不足惜所以傷 聖心之和爲養心之累者非淺
尠也中庸以喜怒之中爲位天地育萬物之根本有
味乎言之哉臣願 皇上繹中和之旨慎七情之發
無一念不對乎 天地則昭假之道信不以文而以
實 聖明端本于上臣工自將順于下災異日弭禎
祥疊見保 國家于長治奠 宗社於久安萬萬年
無疆之慶端在是矣

陳經理川湖事宜疏　劉寅任

臣待罪下邑五年每接邸報仰見　皇上愛民好生從諫輔圜凡諸臣請蠲則蠲請賑則賑以故海內百姓鼓舞更生莫不舉乎加額祝頌萬壽無疆矣惟川湖兩省一則屢年水患一則頻年用兵軍民有未盡得所者臣產於楚官於蜀耳目所聞見最親且切有不容緘默焉敢為　皇上陳之夫西蜀去京師萬里崚嶺高山夷漢襍居土番種類非一而大為害者松藩建昌二夷建昌乃雲貴咽喉有城池學校軍

衛商民湊集於此由省而至建昌將僅千里道經大
渡河相公嶺九折坂二十四盤等處勢難登天險蹈
虎尾惡番盤踞於內十餘年來出搶殺戮慘不忍言
荷蒙　皇上遠念邊鄙特遣撫臣漸次剿除向以
全軍已進建昌而止今三軍把守馬湖隘口爲膩乃
誘和尋自喪厥躬即死有餘辜矣今日仰伏
天威直搗巢穴惡番蕩平百姓歡呼載道可以紓
皇上西顧之憂彼撫臣職任閫外之寄雖臥薪嘗胆
成此勲業而人臣分所宜然但念蜀民方以採木未

已而師役繼之將士跋躡險阻出萬死一生斬首數千按臣精明勘驗甚確而又有監軍紀功二道在焉未敢有欺罔者其百姓造作火藥器械担運粮草魚鹽隨大軍以往相依爲命而辛苦艱危視兵卒無異夫撫臣無論其籌畧但即其久住邊疆不可謂非勞將士無論其斬獲但即其深入賊巢不可謂非勇百姓無論其轉輸但即其採木征伐不可謂非苦況剿滅大夷邊境寧謐論其功烈民心自有公道

朝廷當有激勸也不有厚賚何以酬將士之死力不

有蠲賑何以甦百姓之久困乎夫松藩已安於盤石矣建昌因有瀘水之癉前兵道多住雅州遥制之以故建昌覶亂膩乃邛部所轄反爲強敵也彼武侯五月渡瀘未聞染瘴而建昌貨財所聚素稱樂土該道何憚而不駐扎於此今惡番已擒乃政令一新之始其欲調度軍將脩葺城堡經畫兵食臺臣言之甚悉無容再贅事在撫臣酌量善後機宜以垂永遠之計臣獨謂兵道居於建昌自可以訓練軍士控制蠻夷安撫百姓僋爲得其要領逸而有成乃今日之急務

也夫楚地乃江漢合流之區夏秋霪雨二水一旦驟發其泛濫冲决爲患尤在比之河民遭陷溺春間餓殍未可數計今年之水較昔尤甚所以然者蓋由支流淤塞兩岸堤築未堅以故洪濤并至急塞難通輒壞田廬爲魚鱉久矣而府州縣水利之官坐視而不爲之救奈之何民不窮且盗哉夫禦水者在堤之高厚脩堤者在官之賢能今之被災地方皆藉口築堤矣然春冬間民方饑餓不能出門戶而責之興工是利未興而害已先之有官給銀者多爲吏胥所侵尅

未受實惠小民畏法勉強担沙成堤以爲高大可觀
水至則決裂四出而不可禦是徒費官錢空爲勞民
矣今當責令水利官親爲經理惟藉民之力不費民
之財給以倉谷築極高厚如有冲决重加叅治可也
况楚地廣濶大半蘆葦之塲東决西淤原無定在而
决者淤者莫非民田歲有正賦但彼權勢見淤者則
起貪心其中湖地市口皆侵冒爲已物莫敢誰何賦
稅將何從出辨乎而民田與府田多犬牙相襍小民
俛首任其侵越棍徒投獻啚行已私一爲府之佃民

則有司不敢問隨其暴虐鄉閭邀無忌憚而校旗威如狼虎横行州縣擾害百姓有司側目以待之耳撫按號令可行當委廉能正官逐一查勘何者爲府田則屬之於府何者爲民田則屬之於民正其經界立之碑石使無混亂包占者責令退還原在民者他不得以妄求其佃民亦聽有司節制其田租官爲代收依時起觧勿令此輩出匣爲害乃百姓莫大之福也

臣冒昧無似謹以川湖事宜上瀆天聽倘蒙

聖明採擇施行未必於治道無萬一之裨軍民幸甚

敬陳考察事宜疏　楊鳴鳳任　萬曆十二年

臣等竊惟　國家稽古定制每三年大計羣吏而斥陟之典制昭垂至爲周備照得萬曆十四年復當天下官負入　覲考察之期臣等待罪南臺叨備耳目之司謹稽之舊章察之輿論冐昧條爲數事聊以自效其一得敢謂有裨於萬分伏乞　勑下部院覆議尚可採摘施行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一曰崇實政昔漢世稱善治者必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而嚴竣深刻者常垂之以爲世戒葢悃愊無華之

人守已廉靜不馳意於聲聞故施之於民者皆閭閻之實政可以深入民心而不足以致當世之譽嚴竣深刻之吏專事矯飾恒務華以絕根故施之於民者皆察察之虛文足以眩俗要譽而不可以欺至愚之民此較吏治於賢否之間誠辨之不可不早者方今薦舉之數甚廣而貪酷之禁甚嚴若可以旌賢而儆不肖矣然竊觀各處薦剡愊悃之吏或反見遺而所極稱以爲賢者則多材智有爲之士其間名實相符者固多豈無工於彌縫逞於炫燿而於民之利病瘼

然不加喜戚於心者乎以是求治譬之適越而北轅
欲其事治民安臻熙洽之化不可得也乞
敕部院今次考察有惠愛循良之吏尚實無華者列
上考而多獵聲譽炫耀於衆者稍抑而下之使天下
翕然知 上意所向將率爲敦本尚實之治而浮
華要譽之徒庶乎不日兢矣此世道轉移之一機而
爲生民根本慮者至大也
一曰愼糾劾夫 國家張官置吏分職而事然必重
之以監臨部使之權用以督察而糾彈之所以肅吏

治貞憲常也故吏有不法不職者撫按得疏其罪狀以聞至三年大計之時又各廉羣吏之不肖者大都曰貪酷也不謹也不及也罷軟也老疾也如是而止矣夫人一有於此撫按將指其實而直陳之部司因得以按其狀而處之固不必苛求其所甚不肖者而後足以示幽斥也臣往見彈章刺一人則連篇累牘舉一事則蔓引株連甚至摭拾其影響鄙褻之詞搆索其暧昧淫汙之事以彰廉察而賓宸聰臣等
訟惑之夫古之人臣坐不廉者而且曰簠簋不飾

坐汚穢者而且曰帷薄不修坐罷軟者而且曰下官不職奈何索瘢求疵毛舉隱過必陷人於非類而後已也乞

勅部院通行各撫按衙門自今糾劾官員以備考察除大奸巨惡仍備開事蹟參問外其餘應斥者務要律其大節指摘顯過如某也貪某也酷某也不謹不及等項惟就其中據事執証直敘緣由但不許虛泛隱略以致斥罰無憑斯可矣倘有瑣屑鄙俚淫穢暧昧諸不敬語許該科指名參駁庶雅道無傷而吏治亦肅矣

一曰審面詢竊惟知久最難甄別宜慎况考察乃斥
陟所關尤當慎重而不容忽者照得毎遇大計銓部
暨諸司屬據歷年之考語平日之見聞殫精竭智參
互評品分别去留其立法旣詳矣又于司府過堂之
時面加詢問者葢緣考語或異而賢否難以執一故
稽之于衆以求協于至公歸于至當耳然人品不同
而言之眞僞難辨其間是非可否據實而奏者固多
陰受賄囑報復私仇以愛憎爲賢否者未必盡無也
乞　　勑部院當面詢之時必辨其人品之殊以爲

聽言之準人果賢歟則所可者必公是也所否者必公非也即用其言以行斥陟亦奚不可不然其所可否非其親厚必其夙怨也宜嚴加詰問若果無當則不惟舍置其言而且并斥其人以爲欺蔽者之戒庶乎公道昭明賢否不紊而考察之舉益詳慎而無遁情矣

一曰破額數夫三年一大計所以簡不肖而勵賢能也故時而不肖者少即少斥之而不流于姑息責之者無成心行之者無成筭要在協於公論與民共之

而已何歷年以來咸有常數通天下而言數必若干槩省直而言數必若干就一地方而言數必若干方面若干有司若干首領若干與雜流若干部院以此數求撫按撫按以此數應之行之既久恬不爲異夫官有賢否難律之齊賢否多寡難執其數假令不肖者多而竟爲數拘得無有漏綱者乎漏綱則縱奸宄以虐良民固非也而覆盆之寃固多矣且或無顯過也而多方鉤索或尚可策勵也而刻意催殘又或卑職下僚猶可原貸也而略不容借諸如此類甚非所以慰人心

而示大公也乞　勅部院轉行撫按各衙門及今
大計在邇將所屬官員嚴查細核如有不才不妨盡
數開造毋嫌過多倘迹未昭彰才堪驅策毋肆殘苛
毋得槩棄毋以往額而有去取之私毋拘成規而有
盈縮之計庶臧否咸服而斥陟惟精矣
一曰禁私揭夫賢否之在人未易周知必廣詢博訪
然後聞見無遺必至公無私然後眞僞不爽所望操
進退斥陟之權者愼之而已今之廉訪撫按司道各
借便以廣耳目不問尊卑無論寅采或上下交訪或

彼此互詢周詳曲盡可謂無遺知矣然猶有乘機伺間出自仇人之手傳于積窩之家顛倒乖謬甚或以鄉官而憾請托之未行或以過客而追贈迎之簡禮或以地方相嫌相軋而欲擠排之必逞巧于肆讒無端造謗暗遞揭帖陰圖中傷不曰公論不容則曰民情共憤不曰得之甚眞則曰聞之備悉情狀宛然眞可奪心移慮倘當事者智識深沉尚足以洞燭遺奸麾指阻遏俾不獲遂儇佻喜事之輩不及詳察得之無異拱璧謂益我智慮之未逮感彼意誼之勤渠竟

隳術中而莫覺矣執此以往欲人品之不淆賢否之
確當而不眩于司衡之度又何得乎乞　　勅部院
轉行撫按各衙門嚴諭所屬如係委托廉訪官員許
令竭誠殫公多方查訪精明開具但有無因而投私
揭或通私書即係懷仇報復之類盡行焚之毋或乘
間抵隙滋毒良善庶私竇塞而公道昭明藻鑑精而
斥陟允當矣

條事陳言以裨治安疏　陳所問（萬曆二十三年八月上）

竊惟天下之勢譬之身也善理身者必求去其病欲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不然所投泛漫卽藥物千鍾奚益也方今倭奴蓄謀不測夷虜乘間跳梁疇不謂　國家之病證在是宜急去之然而非病源也蓋天下不患四夷之不服而患內治之不脩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淸臣敢以今日之急務悉有關於君德者爲　陛下陳之

陛下試垂聽焉臣聞　祖宗時當政事之暇時時

延見大臣召對平臺暖閣　命坐賜茶體貌有加故上下之情洽而爲大臣者得盡言以匡輔不逮今
皇上之於大臣其優禮眷畱之文非不備至然而晉接之實則缺前輔臣王錫爵三上乞休疏隨蒙
旨諭待朕少愈召卿面見商量國事彼時内外臣工咸忻忻然謂天下大本軍國重務在此一見而決自是閣部諸大臣或得以繼見言天下事矣詎意歷今已數越月面見之　召寂然無聞徒事文移謬悠歲月或偶一政事缺失致使上下相疑是豈

朝廷之福哉夫君元首也大臣手足也頭面與手足
頃刻不相管攝則痿疲之患必生如是而曰吾手足
自在也吾聽之而已可乎幸而大臣悉奉公者爾不
然　陛下欲爲高居不聞人聲之主臣不知於
國家何如也伏願　皇上訪　先朝平臺之儀
時御便殿　召內閣部寺大臣相與裁决機宜商確
可否至於天下之大事必咸以爲當而後行庶上下
一心宮府一體如是而不成一代協恭和衷之治臣
不信也臣聞遊江海者託於舟致遠到者託於乘圖

治安者託於賢則正人君子之有裨於　國家章章
較著矣若吏部所推鍾羽正張棟孟一脉鄒元標等
陛下果以爲不賢耶則元輔交泰一疏何獨列名以
請果以爲賢而可用耶則宜不時拔擢以副輿望今
該部於鍾羽正等方推起用即蒙切責而痛罰之於
孟一脉等屢遇缺推陞曾不得一　俞旨然則
陛下前日謂候旨用者豈其不俟部臣具缺以請而
欲特出　中旨用之耶必不然矣　臣近覩
明旨以人才缺乏已有愛惜之念顧獨於諸臣棄之

乎夫骨骾之臣引置左右誠有所不便然而補苴罅漏消析釁萌非是人莫可賴者伏願

陛下當抑情克己曲加優崇以俯順人心而秤重

本朝毋阻塞禁錮使之終於淪廢內孤忠直之望而外萅海內之憤也 臣聞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摶沙五霸之民如以水摶沙可見民心之離合由上之固結與否爾即今水旱頻仍干戈不息田野閭閻之間大都十室九空幸見

陛下惓惓民隱於天津等處稍加賑賚是以民間願少須臾無死以望德澤

若夫遼東登萊與江淮海濱之區當湯火災傷之餘獨可不施一視之仁乎語曰窶民易與爲非甚可慮也臣猶以爲賑貸之恩所濟有限蠲停之惠細民不沾惟願陛下申飭撫按責成循吏多方體養凡糴餉之苦硝黃之費諸如此類一毫有擾於民者悉在必革庶民有樂生之心即或有警必如三代之民以膠摶沙而不散矣倘因循不變擾民如故譬之病癰者徼倖於一旦之無潰以爲安豈不謬哉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乖氣致異理固然也今旱魃

肆毒於　畿甸霖潦浸淫於淮徐雷火星變東西不
絕報焉　天心示戒亦明甚矣頃者
陛下因禮部躬虔　廟享之請亦蒙
旨諭以郊祀遣代非敢安逸似若翻然修省然躬親
之誠竟莫覩焉夫　天道陰陽而已人身一陰陽
也勵精則爲陽明懈惰則爲陰弱陽明則禎符見陰
弱則災異生自古及今未之或爽者　臣　願
陛下修德正事以承　天心各處奏報災異之變
必蚤夜觀省凜然敬畏庶天變可回而郅隆不難奏

也臣聞唐太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是節儉之德人君不可少也頃見戶部以丙丁等庫積羸物料多半朽壞請暫改折色濟邊似得盈縮之體未蒙
陛下采納雖 九重尊富自難減損茲聞 內用之額比 祖宗朝歲踰百萬費有日增而實不內塞歲復一歲後將何支況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十金也 朝廷之數十萬民間之數百萬也値今多事之秋人民尚未寧息伏望
陛下躬行節儉凡 內府物料逐一 清查從部所議

倘省一分之費則民不止受一分之賜矣臣聞尚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信乎近見一令輿旋一令罷矣今日 國都閭巷宣傳聖諭也如此明白 宮府內庭告播中外也又如彼甚至 宗社根本之圖亦路朝更夕改之轍嗚呼天子言則左史書之 天子動則右史書之陛下自謂詔令可易天下不可欺也天下可欺後世不可欺也又何用此紛紛者耶嘗觀古之明主愛一嚬一笑夫嚬笑猶不可輕況詔令哉 臣 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勿情牽於愛惡勿惑生於蒙蔽一
令之出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天下之人莫得而議
其後矣夫 臣 之所言非以過高難疑之事嘗試
陛下之前皆
陛下之所已行令漸移者耳倘一振厲之若舉毛易
耳昔公孫僑之語平公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
所壅蔽湫底以露其體 臣 亦敢以是而惓惓致望於
陛下也伏惟

陛下諒臣之心不罪臣之戇 俯賜裁察施行 臣 愚

幸甚 宗社幸甚

地方火災疏　孫居相

本年八月十四日據南京金吾後衛左所三鋪總甲林二呈稱本月十三日未時分有國子監外西號監生姚虞良失火燒燬號房三連係干地方理合呈報等因到院該臣批行北城兵馬司查報續又行牌催報照得國子監號房被火已行該城查報去後數日未見報到事屬違玩擬合行催爲此仰城官吏即查國子監前地方的係該城某牌某官所管巡邏把總等官爲誰起火之家爲誰巡緝軍兵爲誰牌甲火夫

爲誰因何起火火起之時因何不行撲救實燒號房
若干間有無傷人作速查明限三日內回報以憑恭
處施行毋得遺漏隱諱等因隨准該兵馬司回稱查
得本月十三日國子監前外西號房內監生姚虞良
失火處所係本城副兵馬劉在中分管二牌金吾後
衛左所三舖地方本日係該本司夜巡弓兵徐文舉
張學王舉本方總甲林二火夫黃安趙宗夏忠等巡
守其本日輪該監前巡邏把總及巡捕官軍班次職
名係屬巡邏差坐營管轄本司無從開報及查監生

姚虞良所住監外西邊格字號房左連本號房屋及
圍墻總門右連本號房屋相抵射圃廳其前後俱鄰
本監致字等號各房内皆監生寓所原無十家牌甲
又經行拘姚監生家人姚成總甲林二火夫黃安等
到司查得姚成稱伊本主監生姚虞良原籍福建人
近年帶有成等來京坐監肄業一向寓住監外格字
號房三間今年八月十三日未時分姚虞良偶出會
文因成在寓炊爨陡失小心遺落火星在於柴内被
風吹着不期天意不測大風驟起火焰熾盛以致延

燒本主寓所格字號房一連十四間又致字號房一連十二間彼時本監各廳督該方甲夫人等協力擁救不息本監恐致遍燒別房卽隨令各役將緊鄰誠字號房六間正字號房七間射圃廳三間扛幫俱各擠倒其火方息並未傷人等情據此覆查相同除失火監生姚虞良聽該監重加壓罰家人姚成甲夫林二等容臣分別參送責治外竊謂國子監號房創自
先朝所以作養人才關繫爲最重也今突然被火延燒多間火起雖曰有因撲救豈容無策乃地方各官

法令疎弛平日鮮曲突徙薪之計赴救不蚤臨時無焦頭爛額之功卽槩從重懲亦不爲過但火起白晝夜廵官軍罪若可原至該城副兵馬劉在中練才潔守臣等嘗首薦之今地方忽有此變實出意外且旋起旋滅計無所施似當量爲罰治以示懲戒再照南京地方遼濶保伍最難聯絡而五方雜處情誼不相維持且法紀久弛人心怠玩每遇地方有火盜之警軍民保甲杜門旁觀文武各官互相推諉臣雖百相告誡百相叮嚀曾未覩臂指相使之勢也自非仰藉

嚴旨何能振起積玩伏乞　皇上軫念根本降
旨申飭倘今後京城内外突有火盜生發該巡邏巡
捕兵馬等官有不上緊赴救者容　臣等叅論重處庶
累年之廢弛可振而地方緩急亦有攸賴矣　臣不勝
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姚虞良着該監壓罰姚成等叅送法司究治劉
在中姑罰俸二箇月留都地方遼濶人心怠玩偶有
火盜輙袖手旁觀不以救護是何法紀着嚴加申飭
有仍前推諉的叅來重處都察院知道

差滿條陳利弊疏　　蕭如松

臣惟鳳陽　根本重地　陵寢在焉猶周之鎬京漢之豐沛屹然淮泗間一大都會也　令甲設九衛所官軍以備環衛徵各省直糧餉以養官軍豈非為足食足兵計裨重地於無虞也乎哉顧法弛於因循弊起於玩愒迄於今而軍士嗷嗷甚矣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委之巡視蓋歷陸年於茲　國計民瘼久慨於中隨事精察無時少懈然不敢以恍惚疑似之知頻為建白而今茲竣役其於倉場所當興革事

宜極得其真敢日擔負已釋不一效其款款耶謹以
一得列爲八條請爲　皇上陳焉其一謂明職掌
盖軍儲重務計日待支朝廷朝廷特命御史彈壓督
理則錢糧其專管者邇來有司積玩成風視鳳倉爲
不急之務而姦胥猾吏從而撥置其間有已徵在官
聽其那移領銀起解任其侵費及至發覺則多方護
庇以求寬假稍不遂請則徑申別衙門朦朧完銷　臣
初視事時訪得山陽縣知縣王建中那用鳳陽倉糧
銀不啻數千當行道府查實方欲參究而本官隨以

病故所幸今任知縣楊師孔鑒於前轍設法追補而
在前積弊已不可勝窮安知各屬不有如建中之那
費未發覺者乎請自今申飭各該有司嚴加稽考但
有那移侵費等弊即行申報巡倉御史追究正法如
或代爲隱匿及妄申别衙門搪塞者聽巡倉御史查
實具　奏庶事有專屬而職掌或不致蔑視也其二
謂專責成盖錢糧拖欠皆因州縣玩愒巡倉御史欲
人人提耳督之恐日亦不足矣兵糧各道及各府管
糧官非共事一方與聞錢穀者乎江北連歲災傷錢

糧委難徵辦而設法調停事勢不得不然乃先任淮徐道副使劉大文見臣催糧文移遽敢相抗謂州縣遇災錢糧無徵即參官提吏何濟於事夫災民誠當恤而軍需不可緩信如大文所言則巡倉御史一遇災荒可置錢糧不問乎倘各道相率爲此言非直褻御史飭法之體恐亦非同事相成之宜也請自今申飭各府管糧官每年會計到日將所屬州縣糧數造冊二本一送巡倉御史一送兵糧該道印發催督每雙月將州縣完欠數目填冊差吏送比該道亦留心

稽查即以此考勤惰定殿最焉庶事有責成而道府
或不致推諉也其三謂查積逋夫額派錢糧原有定
數在民爲惟正之供在軍爲計日之食例非極災年
分據實　題明不得停免而况停徵於災傷者原擬
補徵於大有之年乎乃地方有司惟務恤災之名頻
忘　國計之重一遇災而幸減率數歲以爲常原額
多寡逋置不論年復一年而正派之數竟爲烏有矣
臣　自視事以來殫心催督其間解納如數者固多而
怠緩抗玩者不少今准鳳陽分司主事劉克勤開各

屬六年內完欠糧冊前來如淮揚二府河南一省之邳州泰州清河宿遷海門魯山逋欠獨多有二三年十不完一者次則高郵桃源睢寧寶豐郟縣又次則沭陽江都與化皆不過完十之二三者似此催科安可為訓耶請自今申飭悉聽接管御史一體查覈隸淮揚者行該道隸河南者行布政司各查所逋糧數失額於何年不徵以何故果有侵那怠玩情弊務據實以報從公參究庶骪法知警或可懲前而毖後矣

其四謂覈屯糧夫鳳陽九衛所武弁領俸則月不可

少而希額支完屯則十不及一而率侵沒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臣據留守司造報年終糧冊前來內開鳳陽九衛所自萬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拖欠粮數最多又於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各夏稅秋糧項下塡註未經開徵隨行鳳陽府覆查報稱係先任管屯副留守李世臣索取常例聽從屯官拖延遂有壓徵之說屯法大壞皆自此始臣聞之髮上指冠已將世臣據實叅論矣夫前三年之屯糧不於彼時開徵而壓徵於三年之後則年復一年止徵拖欠而其

問必有叁年失額之糧矣此其弊皆緣屯官百計侵
漁豈眞拖欠在軍乎哉請自今申飭九衛所徵屯之
期從叁拾叁年起卽徵本年額糧而以前叁年未起
徵者每年帶徵壹年責成留守司督令管屯官務要
依期徵足如仍前拖延一聽倉屯御史依法參究庶
屯糧開徵有定期而在前未徵者有下落卽武弁巧
於爲姦無能逞其影射之計矣其五謂議查參蓋巡
倉原係壹年之差報滿例有舉刺其舉者刺者槩論
其官評之賢不肖而非專指其錢糧之完欠也夫錢

糧雖有定額追徵全賴有司勤慎者解納如期怠緩者那移他用甚有抗玩者置之度外即催督之檄一切弁髦視之甚有吏書袖藏不經官一覽者則以完欠之無別而勸懲之法未立也查得南京總督倉場衙門每年終將各省直完欠各官通行舉刺故人有畏憚無敢逋負臣今巡視陸年每慨各屬之逋糧獨苦查叅之無例雖以口舌代鈇鉞誰其信之請自今申飭定每年查叅之法如叁拾叁年錢糧通限次年伍月完足巡倉御史行鳳陽分司取冊分別完欠數

目即不驟行舉刺而於內將逋欠最多州縣先參罰治以示懲創每年依期而行通待報　命之日考其逋糧已完不妨列薦倘逋負如故則降俸調任一從重處庶官有奮激糧無積逋豈非鼓舞之一端乎

其六謂議改折蓋各屬額糧有本色有折色而改折者則改本色之米麥納折色之銀兩也民苦災傷救民者不得不希改折軍望饔飧司計者不得不禁改折彼此各從所重而實未可偏執論也蓋年當極備極無之凶民鮮天生地產之利其時羅災果重雖欲

不改折以便民不可得者惟是常情每憚於轉輸說計多求以自便故雖年無大災而亦希改折爲有司者徒欲便民而強爲之請焉亦甚舛矣方今江北告災之文無歲無之亦無地無之固不敢疑其非然而亦不敢信其必然也臣謂各屬歲輸國課莫重於漕糧而漕糧非極災不輕議改鳳倉之糧以備軍需實與漕糧並重請自今申飭江北鳳倉本色之糧如年遇重災漕糧改折則鳳倉與之同改倘漕糧不議改折而妄希冀於鳳倉之改者一切勿聽庶改折有

常規而紛紛議改之擾不自息乎其七謂議糴米盖糧有本色折色同爲軍需而本色所係尤重當　臣視事之初見鳳倉徵收本色每年止足貳叁月支放管倉主事於時亦甚徬徨及後多方催督而壹年所收堪備壹年用矣昔人謂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矧鳳陽　根本之地環衛各軍俯仰所給獨有月糧耳當此倉廩空竭之時設有饑饉師旅之厄軍士饔飱無所取給臨時欲倍直轉糴其將能乎　臣　以鳳陽地方雖稱瘠薄而時値秋成米價亦不甚貴無過肆錢

或伍錢可糴壹石請自今申飭每年聽　巡倉御史移
知分司酌量時值動支庫貯糧銀行鳳陽府轉行有
米州縣糴米數千與所收本色相湊給軍每年先放
其在倉者而以後收者補數寓出陳易新之法行之
數年倉廩充盈本折俱足無論有備可無患而食足
兵強永保金湯之固矣其八謂革積姦今衆中倉塲
何處無弊而鳳陽則稱太甚各屬領糧解戶言及本
色輒蹙額攢眉多方求脫無無非爲積年衙役剥削之
苦耳盖糧戶解米豈真由本地運行不過就買鳳陽

之米以實鳳陽之倉而積年攬頭預爲窩占解戶甫到百計安排買米則羣牙橫噬如狼如虎投文則各役巧索不厭不休臨倉上米則有攢典之常例脚斗之侵漁米已完倉則遥關不行速給完照另以賄求種種弊端難於縷數故解戶原領米價雖米貴不過陸錢而一切無名之費即用至玖錢不能完一石也此輩憑城倚社自謂莫敢誰何有放恣無忌而起家鉅富者奈何以納糧赤子受姦徒之魚肉哉當臣巡歷之時非不整肅規條嚴加訪究而日久抗玩弊復

潛滋請自今申飭倉塲一切弊孔悉聽巡倉御史摘
發四時加意廉訪不止嚴於出巡之時倘有奸徒故
犯干礙錢糧屬有司者徑行有司拏問屬分司者會
同管倉主事拏問從重究遣罔從姑息庶法紀森然
而風清弊絕可為倉塲之幸矣以上未議關該倉之
利弊當極力以興除從前或有在倉言及者而年淺
未必周詳即臣亦有因事言及者而得 旨未經
議覆又抱杞憂於當事之日自難忘念於釋負之秋
懇乞 勅下戶部都察院如果臣言不謬速議覆

請恭候 聖裁施行未必於倉儲無補也地方幸
甚 臣愚幸甚 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奉差
最久聞見極真敬陳一得以飭倉儲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除具 題外理合備具揭帖須至揭帖者

乞聖明采擇亟賜議復疏　譚希思

臣聞稱成湯者不曰無過而曰改過美周宣者不曰無闕而曰補闕何也彼其忠言之聽納者固辨之早而斷之勇也恭惟　皇上臨御以來輔臣任矣視學勤矣權奸斥而忠良顯矣中夏乂安而四夷賓服矣從善如圜納諫如流凡諸臣之有志匡時者莫不爭攄愚悃冀效一得卽謭陋如臣曩以　內庫節愼之説進雖未　垂允亦荷　包容臣方稽首私幸謂有　君如此眞可六五帝而四三王矣更

復何言乃近者中外私計僉謂　朝廷之上有大不
可者三事其一謂　高祖之制非軍功不侯　令
甲昭布而　世宗爲中興聖主查革冒濫今五十
餘年無有犯者一旦李文全復伯爵是　皇祖防
閑戚畹之制自　皇上而聿更矣其一謂　祖
制提督太和山原係郎中叅議等官近以内臣兼分
守已非　令甲之舊今又削藩臬之協守者而專任
内臣是　皇祖設官守土之制自　皇上而聿
改矣其一謂　祖制京師有營有衛司馬掌之疆

場有戰有守督撫主之載在　令甲者肅如也今言者謂選兵三千操練　內庭是　祖宗環衛　闕廷巡防　輦轂之初制自　皇上而又一易矣夫

高祖起自民間情狀周知其憂深慮遠類爲

聖子　神孫千萬世計以　天縱聰明如

皇上卽使　祖制未盡尚當潤色而光大之況以必不可不遵之法而牽于必不可狥之情從其必不可開之竇則所謂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

陛下或未之熟審矣故一時科道部臣如齊世臣

王三餘劉士忠等有公疏矣如楊文舉常居敬張文耀董基等有獨疏矣之數臣者曾何利于犯　天顏而蹈淵谷哉誠謂巳往之　成法不可撓將來之隱憂所當防故敢出死力陳忠言冀回　皇上之天庶幾乎湯宣之善補也乃奉　明旨不曰巳有旨處分則曰如何又來瀆擾臣恐伯爵復有倖門開矣督守專而橫虐恣矣　禁地操而禍階萌矣其爲　宗社生靈之累將來有不可勝言者故吏部尚書楊巍懼戚里之驕縱踰制而莫由禮終也故直

指周瑛王橋之輩例不可復都察院都御史趙錦懼三省之逋逃嘯聚而蘖芽易生也故直引劉千斤廖麻子之故事以寓諷兵部尚書張學顏懼　禁地之兵難于有制也故又舉　武廟之練兵西城因而私置干戈者以爲言夫楊巍趙錦時望素重張學顏志在飭邊藉令無大關于安危利害此三臣者受知特深感　恩特隆何爲進逆耳之言爲弼違之說哉蓋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　皇上試取三疏而再一熟觀之則其危言讜論自無能逃

皇上之洞鑒矣臣伏讀　聖旨於李文全之
請則曰仰體　慈東於　內庭操演則曰爲
聖母謁　陵扈駕計至于田玉之在太和山也
推　皇上之心得無曰爲祝釐　聖母萬壽計
乎信若是　皇上仁孝之心昭如日星天下臣民
亦諒之矣然與其順文全之　請而快　聖母
於一時也孰若舉　章皇后之爲外戚慮者諷
聖母爲女中堯舜之尤爲孝乎與其奉　聖母
謁　山陵而不免櫛風沐雨勞民殷憂也孰若

慈闈日爍于　深宮而　問安視膳不傷財
不履險之尤爲善乎與其專田玉以攝守之權而不
免鑒前思後分志明禋也孰若仍以藩臣代其憂而
使爲王者得虔恭明良一意奉神之尤爲得乎况今
謀　國之臣抱杞憂者莫不曰外戚漸肆武備漸弛
奸宄漸萌　皇上誠爲懿親謀則宜秉方張之勢
示盛滿之戒潛消其覬覦之念使無爲造物所忌而
福澤綿延之是引可也伯爵未可復也誠爲武備謀
則宜於　講學聽政之餘以簡閱　勅本兵以優

恤　勅邊臣使三軍之士勇氣百倍即萬一有警
而折衝禦侮之足恃可也　內庭未可操也又誠爲
奸宄慮則宜委內臣以山場責文臣以控馭地方不
靖司道檢舉司道不檢撫按糾彈使橫恣之端無自
而施潛伏之患無自而發可也分守之　勅未可
易也且　陛下以今日爲何如時哉滇南以方捷
而報警宜大以互市而懈備遼左甘肅孤懸可虞水
旱災異歲且疊見閭閻蕭條邊儲告匱此正　主
憂臣危卧薪嘗膽之秋而此三事者乃並發于期月

之間是果當務之急乎抑亦覈治之機乎識微之士
多懷長慮柰何諸臣之苦口不能挽　皇上之聰
聽臣恐竊弄威柄日新月盛將尤有出此三事之外
者語曰未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萌芽不折將尋斧
柯誠善喻也　陛下獨不念　祖宗防微之意
乎臣請以　祖宗朝故事之最宜急復者熟陳于
君父之前而　皇上試埀聽焉其一曰
絲綸之簿宜復臣聞　高祖時凡中外奏疏
命左右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决如流壁粘有一日

數易者毋斷大事决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
否則　命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批答皆
御前傳旨直筆即所書　天語尚濕也永樂洪熙
二朝大都仍　高祖之舊而倚毘尤專宣德時
令內閣楊士奇尚書蹇義夏原吉等凡章奏許用小
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旨藁留閣中號之
曰絲綸簿　御批易之以紅其大事　命大臣
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視　祖制潤色焉迨正統
初中官王振攬權濟　旨特奏收簿於內由是忠

言不行而土木之難及矣弘治間鑒正統之失 朝
綱親攬幾復 國初嘉靖間懲正德之弊剛明並運
權無旁落此 國脉之所以靈長者有自也 天
啟 皇上光撫鴻圖嘉納大臣同符 列祖然
所以通下情而彌奸弊一政體而杜壅蔽臣以爲
內閣絲綸之簿所當議復亦愛禮存羊之大端也其
二曰實封之舊宜復夫通政司所以出納 王命
爲 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 主上之聰明於
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奏題實封皆自

御前開拆故凡蠹國害民幾伏隱微者有奏即行未嘗倖免至天順間有投匿名言　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　旨下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奏及副本備照由是但有干奏權勢宦戚等項未進而幾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得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夫南北科道義同一體今在北者得徑奏而在南者逕政司拆其封且有備照副本焉是　祖宗防姦慮患之意蕩然無復存矣或曰此成化間汪直專

柄恐人議已始有是舉此尤非 朝廷本意所當急
議復者也其三曰鐵牌之置宜復臣讀 皇明策
要記我 太祖鑒漢唐宦官之失嘗置鐵牌於
宮門內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宣
德中此牌尚存 英廟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臣
按 祖宗朝深思遠慮每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
今 午門外所竪紅牌亦書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其
戒內臣牌即此意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
所係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設 午門而設

宮門其微意可想矣盖閹宦之權與公卿相盛衰
主君憂惕日勤召問則公卿之權勝稍涉疑貳旨多
內批則閹宦之權勝其幾甚微其勢甚可懼也今
聖明御極內臣多謹固無足慮然　皇上以
祖宗之心爲萬世久遠計臣以爲此牌宜復置庶
綱目微心而專恣之權世世有所憚而不敢萌矣臣
狂瞽之見不識忌諱芹曝之　獻實出忠悃惟願
皇上俯察愚衷收回　成命停武清之爵仍守
定之[illegible]　勅止　內操之兵而又將臣所　請議

復　祖制三事　下內閣部院大臣討議如與治理有裨　亟賜采納施行以杜未萌之患以慰臣工之望以歸天下之心則　聖德益光　聖治益隆所以鞏　皇圖于包桑之固者端在是矣